

## 行走杨浦

## 东走马塘的夜鹭

■杜祖德文

我家楼下隔条马路,再走过幢楼便可见到一条河。它被叫作东走马塘。按河铭志牌表述,它由密云路始,沿松花江路向东流去,在延吉东路处汇入黄浦江支流——虬江。

不要因它叫东走马塘,就以为它是池塘不是河。其实这个名字与南宋抗金名将韩世忠有关。相传韩世忠为抗金曾在宝山一带驻兵(那时这里属宝山县管辖,地处县的东面),因韩世忠喜欢策马在塘岸奔驰巡查屯兵。后人为怀念他,就把这里叫作东走马塘。

松花江路是条沿东走马塘流向,自西向东直抵军工路的横道。营口路则是由南向北走向,越过芦家桥经黄兴公园往北贯通中原路的纵道。它们的十字相交就在我的楼下。这一交不仅带来了交通的便利,也使得所居环境拥有临河傍园的优势。

东走马塘的河道,总共为4750米,相伴我已有几十年。对它的前世今生便有特别的体验和感受。

记得最初定居曾探访过这条河,那时没给我留下好印象。由芦家桥上朝河面望去,水体暗黑,河里不仅漂有杂物,还不时有污团飘浮。那咕咕地由河底冒起翻腾的水泡,不是水下生物的呼吸,而是河床的腐泥释放着发酵的沼气。

涨潮时,河的上空能闻到异样的腥味,落潮时空气里弥漫着一股秽气。见此景让人感觉,真有点枉称这个带诗意的东走马塘美名。

以至于当年,有幢新楼在河边落成,竟然卖不出去!即使打出了极低价的销售广告,问津的人还是不多。究其原因还是受东走马塘水污染的影响。

随着国家对河流的整治,拆除了破烂的违建,河岸也恢复了植被。河里的水质一天天地得到改善,臭味也就自

然而地随之消失了。走过芦家桥,再也不需像过去那样掩鼻息而过了。

要说变化,感受明显的还是河水。起初是出现在了脏水中无法生存繁衍的水蚤。人们称它为红虫,它是很好的鱼儿饵料。这种体长仅1-3毫米的红色无脊椎动物繁殖很快,旺盛时用肉眼可在河面上看到它们声势浩大的阵势,就像给河水抹上了一片片浮动的红晕。紧接着又发现成群的穿条鱼在河里游梭。

而随着河畔兴建起黄兴公园,潜移默化了的自然环境变化中,更带来意想不到的自然野趣。

自打1995年芦家桥重建,有了宽敞的桥面和整洁的环境,附近南来北往的居民,也都喜欢徒步过桥再去黄兴公园。

这里视野开阔,可极目远眺:矗立的高楼在此已不再是遮目的阻碍,蓝天白云显得宽广、深邃,沿岸翠华,牵连起绰约的桥堍。

目光收落至近处河面:装在河中的太阳能喷水增氧机,喷洒出欢乐灵动的水花,一块块漂浮在水面的“绿岛”,不光点缀河面,更肩负着净化水质的重任,身处此景此情,亲水的冲动自然而然地由心底流出。

此时你应明白我驻足桥头的缘由了,这里有着四季自然的变换。

那次,眼睛被河上忽明忽暗的漂浮物吸引,便目不转睛地跟它随波逐流,到桥下才看清是带残叶的折枝。正当扫兴收收眼,又被桥下坡堤上那几道涂迹所吸引。

那是几许涂在河岸坡面大小不一的白迹,既醒目又丑陋,即隐蔽又随意。

我想不出是谁会恶作剧,在这难以站脚的地方涂鸦上这几笔!是刷漆完工后,对漆刷残漆的擦揩?还是维护的用料滴漏?虽涂鸦在桥下,见此污垢,还真让人有些不快!

想不到不经意中,其中的谜底便被揭晓了。

那日傍晚过桥时,见邻居正驻足朝河上观望。我也好奇地朝那方向瞥上一眼,除了扬起的水洒和晃悠的绿岛,什么都没发现。我疑惑地问他看到什么,只听得他轻声细语地说,有夜鹭在河边逮鱼,并用手指了下手。

这引起我强烈的兴趣,拼命用眼朝那地方搜索,终于发现,在河中那飘浮的绿岛木排上,有一只灰黑色的大鸟,纹丝不动地杵着。

只见它头至背黑绿色,具有金属光泽,上体灰色,下体白色,枕部披有二至三根长带状白色饰羽,远没白鹭那修长的身材和一身洁白的羽毛,但也有人见人爱。

其实,这时对鸟的外貌评论,已退而居次,发现有野鸟的光顾,才具有非凡意义,说明这一带不只是单纯的水清、树绿,已演变成对人、飞鸟、鱼类都宜居的自然。

经查得知,夜鹭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有傍晚出来觅食的习性。它,现在应该算黄兴公园的常住居民了。黄昏时分,人迹罕至的东走马塘河道便会出现它的身影

夜鹭虽群居但觅食是分散的。东走马塘本就多弯道,能极目的视线有限,看到的有两三只。不过,也有例外,在双阳路桥东侧一段,因河道紧邻公园,夜鹭常来此溜弯,沿线从四平路到延吉东路都能见到它们身影。

我见过形态各异的它们:有轻步走在河滩上啄食的,有纹丝不动站桥畔练站桩功的,也有微扇翅膀挪挪换地的,扯着不好听的嗓子,它们在河上空腾起,从两旁林立高楼中掠过。

它们是极其有活动规律的,现在可以掀开桥堍下涂鸦之谜了。以捕食鱼类为生的水鸟其排泄物是白色为。涂留在桥下坡堤的白迹,应属夜鹭和其他水鸟的粪便。桥边树上被鸟粪污秽的树叶可为此佐证。

桥畔坡堤上的白色涂鸦是夜鹭等鸟类干的,让人顿感释怀,甚至觉得这种涂鸦还少了点呢。



万里山光美 左原野

## 世相百态

## 还记得上门师傅吗

■邱伟坚文

现在都市人讲的上门师傅,一般是指家里要修个水龙头或电器开关、给空调加点药水等而上门的维修人员。而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前所称的上门师傅,则专门指上门到家里来做木匠和裁缝、吃住均在主家的手艺人,这也是老上海人一段不会忘记的记忆。

开在街沿门口的裁缝冯师傅,当年就是籍此起家的。

他老家在无锡北门,还是在1971年,有个上海亲戚给在老家做裁缝的父亲来了封信,央求他去给欲结婚的儿子做嫁衣,于是十六岁的他就跟父亲来上海做上门师傅了。亲戚儿子的衣服做好,他们却走不掉了。当时粥多僧少,凭着父亲的好手艺,新村公房内楼上楼下,乃至他们的同事亲戚都预约让他们上门做衣服,这一做就是几十年,在上海娶妻生子直至有了孙子。

从学生意开始的小裁缝做到了小区出名的大师傅,提起往事,他印象最深的是有次在凤阳路做裁缝,每天吃晚饭就是兜南京路,“每家店堂逐一进去,两个多月下来,连老上海人也要向我问路了。”我问他,还记得当年的工钱是多少?他说每天1.4元,东家包吃包住,隔三差五的还递上盒烟。

瞅着他喜笑颜开的神情,昔日上门师傅的记忆被彻底激活了。那时我家住控江新村,记得是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左邻右舍请裁缝师傅上门,或是为子女做嫁衣,或是定制棉袄大衣。一般是早上七八点钟,裁缝就上门了,手中提着个人造革袋子,里头

装有剪刀熨斗卷尺划石粉等家什,自然也有洗漱用具。

放下袋子,先兀自将主人备下的案板支起,把灯泡泡到上方,然后麻利地把袋子里的工具取出,回过头来问在倒茶递烟的主人:谁先来?于是早在一边候着的家人就依次上前站直手臂挺胸,量腰尺寸,师傅从耳朵上取下铅笔逐一记在纸上说一声好了,整个过程行云流水一般。从这一天起,主人家的缝纫机声就不歇气地哒哒响着,煤气灶除了烹饪外又多了一项加热熨斗的功效。

彼时邻居关系融洽,裁缝师傅上门,楼上楼下的阿姨阿姨们自然要来串门,表面上是看热闹,其实都有自己的小九九,看师傅手艺如何、工钱是否公道,盘算着日后自家做衣服是否请他。

活计临近收尾时,上门的人更多了,这个央求裁缝改条裙子的腰围,那个请求换个衬衣的领子,自然都是当着主家的面说的,打招呼说不好意思措油了,这半天工钱我付。主家正色道:做了几十年的邻居了,会要你?工钱不收,众邻居自有办法补偿;这个拎瓶黄酒,那个送一碗里家里烧的红烧鸡毛豆,楼下阿德哥出手大方,递了包熟食店买的方肉,嘴上嚷着意思意思,裁缝师傅上门,菜肴总要丰盛些……他们这么意思意思就是减轻了主家的开销。

岁月一晃而过,如今的上门师傅何在?冯师傅告诉我:这些人中有的后来做了服装店老板,他则是在街沿处开了家代加工和修补的裁缝铺,“从师傅上门现在变成了顾客上门,不过开心是一样的。”冯师傅依然是当年喜笑颜开的神情。

## 海上风物

## 上海接兵记

■刘芳文

1975年底,指导员华洪根同志把我叫到办公室,亲手交给我一张接兵通知书,并说:“你上进心强,组织纪律观念强,政策水平高,能独立完成组织交给的各项任务,这次派你去上海接兵。”

我喜出望外,当场感谢组织的信任和栽培,表示坚决完成任务。我深知,手里的通知书,既是组织信任,也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次日上午,我就打好背包整理物品去团司令部报到,司令部参谋严瑞扬任连长,各连队共抽调15人,分别为排长和班长。12月28日下午,集体乘火车于晚上到达空军航空兵第12师招待所,接受为期四天的集训,学习有关文件和接兵的具体要求。

1976年1月3日晚上8点,在团长带领下,我们去徐州火车站搭乘过路火车赴上海,火车站人山人海,人都挤在车门上不去,几个战友灵机一动,从开着窗户的地方爬进去,外面的战友递行李,递行李,我和战友一起爬进去。车厢里人挤人,连卫生间里也都被占领了。至于想喝开水,那就更是奢望了。

就这样站到了无锡,下去的旅客多了,有了些松动,我也熬到了一个座位,往下低头一看,左上方军衣口袋外面全是红色,原来是一支双色圆珠笔在人与人的拥挤摩擦中墨水全部溢出,连长和战友们说我是在战场上挂了彩,引得大家哈哈大笑。

了,适应了。

1月8日,从新闻里惊悉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逝世的噩耗,大家都悲痛万分,泣不成声,中饭都未去吃。惊悉噩耗,长宁区党委和政府布置了灵堂,我们也按照统一部署,怀着非常悲痛、无比崇敬的心情进行了悼念,以寄托哀思,化悲痛为力量。

我们连负责接长宁区的几所学校,每所学校实行分工包干制。我和警通连的小康同志负责接管省吾中学的,由我牵头。

省吾中学是1945年由上海地下党组织创办并领导的革命据点学校,是上海市青少年教育基地、上海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上海市陈鹤琴教育思想研究实验基地学校、上海市老科协创新教育实验基地学校、长宁区教育学院学科发展基地。著名教育家陈鹤琴曾任校长。我们和该校杨姓书记一起排摸学生情况,物色预选对象。体检时我们也都全时段在场,注意观察素质好、身体健的学生,作为预选。体检完后,对合格的进行政审。每天就是跑机关企事业单位调看入选对象父母政治面貌和主要社会关系。

到2月底,我们接兵连按照中央军委和军区空军的要求,扎扎实实地走完了各种程序,和武装部一起敲定了兵员员额,随后颁发了入伍通知书。于3月3日搭乘绿皮运兵专列(时称闷罐车,打地铺),于次日上午顺利到达济南站,由部队司令部派解放牌卡车接送到各单位。

至此,我们圆满完成接兵任务,我也从中经受了锻炼,接受了考验,提高了思想素质和工作能力,堪称终生难忘的一段经历。